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五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墓表一

少司冦玉巖周公墓表

吾師玉巖周公於嘉靖辛卯八月二十六日卒于留都官舍越癸巳八月二十六日葬于新塘之原在毘城東西陬三十里蔚遜村南少宗伯高陵呂公撰神道碑備詳公爵行節琹永垂不朽獨念某為公門生欲展墓以感復無繇也可以公盛美不

思所以表之耶公諱階字充之別號六巖姓周世居崑山吳川鄉司馬涇今隸太倉州自幼性靈穎非常讀書一見輒誦其群兒年十四父贈刑侍以事公卒卒後五年補邑庠家貧甚僦居城中陋巷家徒四壁所配張淑人躬紡績以給饔飧每隆冬大雪身衣大布袍無著纊陸大淑人方就養伯兄一之所公每往省草履徒步數十里竟日或不得一食益奮志嗜學淹貫群籍攻文詞御史東原方君按試異之令有司周其匱之自是衣食稍殖即

迎養大淑人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會試第進
國學大司成楓山章公甚加器重首語以務實之
學於是公益潛心體認多所自得乙丑第進士兵
部觀政觀大司馬東山劉公秉直道即慕效之以
名節自砥礪既授知莆田道出閩省例謁鎮守時
守令謁者類持重賄始得謁入公徒手至門門者
沮之公直入見鎮守風裁不可撓抵莆田正身蒞
下以子賤治莆為師禮賢士大夫及延耆老咨民
情利病興革之一切問遺請寄并私書格不納期

月毋卒于官貧無棺殮藹內敘劉始克昇歸以瘞
服闋改知吉水勤恤民隱尚風化剗煩苛吏胥
無敢弄手適贛賊自大帽山突出由雩都抵新淦
執守臣公承曹縱火焚縣治勢甚猖獗逼吉水守
巡束手無策丞簿懼欲奔公叱之以死自誓要盟
神祠衆志始定各出死力捍賊斬獲數十人賊遂
引去邑賴以完後藩臬上公功督府漏公不及公
亦漠然正德壬申以治行徵擢浙江道監察御史
視職踰兩日憂朝綱廢弛國本未定群奸居中用

事巨寇流劫未平乃抗疏言事一斥喇嘛僧出自
西番殘破禮法恣肆淫欲宜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二遠佞人不復籍之禁內至引唐莊宗事爲戒三
重國本以唐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豎蒼頭
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
髮難數四嚴軍令言御寇不職大臣率皆褒賞優
容而武將又不誅其不用命者故功成無日宜降
旨戒勅寬其宿愆責以來効疏入錢寧大怒欲下公詔
獄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遣邏卒緝與公

同事者不可得陰使刺客順道而徂欲遮刺公公微服出城由間道走僻壤變易姓名被道人服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抵懷遠棄無館寓居佛宮讀書間招同志者從崖門登西樵踰羅浮夷猶白雲之巔譯通番夷朝貢每外夷使者至咸慕公名或獻以奇貨公峻卻使益敬憚武定侯郭勛擅作威福易視中丞以下公獨與抗禮辭召見卻餽遺勛銜之切辱公幾殆不輒懾沮甲戌移知建昌縣值宸濠蓄異志謀復護衛遣使絡繹經建

昌肆行徵求公栽革不與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錢塘內搆陷批根往事復謫公竹寨驛丞公攜次子士淹抵竹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無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流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陟崇岡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一夕夢老人柱杖以往問其年曰八十矣詰旦偶展大雅見抑之篇忽頓悟嘆曰夜夢老人者非衛武公耶全令德而堅晚節當不在是乎遂扁抑齋以自儆辛巳

今上即位首舉遐逸詔復公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至黜貪吏疏滯囚去淫祀放尼姑數百人歸之宗市其菴足　益府壙地之費不以煩民民阻饑輙發倉廪以賑之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督江西學校以身率士務明義利校藝必參德行以為高等會

廷議采天下藩臬守令治行卓異者凡十三人

降璽書褒嘉公與其一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稚早荒遠鄉群聚奪掠相迹齊民惴惴不自保公弗

震埔諭嚴敕巡官邏卒搜捕渠魁十數人寘之法
群撫良者聞之畏怖不敢犯已乃廣賑貧民庶用
安又申勅憲章釐革宿弊每遇讞獄先齋戒禱神
祈格開釋冤抑及閱狀條伍反覆求得其情刑是
不濫初至鎮守中官以金遺公漫不省置諸庫鎮
守者甚徐返其金因以綱條諭之鎮守畏服後中
官督織造者奉詣爇香靈濟廟挾朝命橫索民財
有司莫敢抗公亟移文禁止之復絕其奴從不得
侵牟於民民謠曰御史木鉄刀庶使真先老傳頌

中外按閩三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江西公
振紀肅百僚凜不敢犯至商論政務則虛心延納
不憑臆決屬吏有廉能者亟為薦揚尤加意民瘼
不吐彊禦不知富豪實民田多遺原稅不過割民用
大困下令履畝覈實欲以奏聞豪右不便之訾嘗
道遂援裁革例罷公巡撫公因乞休
上雅知公賢命吏部擢用已又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
越二年寖疾適三子士淳士灌士洵 應試留都
公令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於死而

不死今死于此命也爾祭之愼勿俯仰當路乞墾祭
怡然而卒壽五十有六公性端莊峻廉隅動與時
忤自諸嶺南以後志益沉潛與物輒平其私憾蚤
年貧不自給及三仕為縣令屢進至卿貳不妄取
與嘗市布袍若儒生政暇輒焚香危坐取古今言
一一即正於心務求實践為詩文平淡馴雅自成
一家有集九卷藏於家某自童年辱公提育邑庠
無緣朝夕請益及壬辰叨第而公已不可作矣然
感作養厚恩耿耿在念今於公孫邦柱得閲公行

實及名賢贈言如棠陵方君豪謂玉立千仞之嚴
至進賢梓溪舒君又比之於呂獻可洎長孺盖知
公之深者迨夫以公之剛直求貞所在忤權要而
砥柱屹如信不苶於長孺若夫錢寧輩執熱柄威
制文武大吏使宸濠之變不激於中而作遽即平
吾恐交通內應禍有不可勝言者自公疏一入靜
折奸萌消變未形而力少功倍不有加於呂獻可
乎予因採諸輿論表其揭揭者於墓庶式于此者
仰公不二之忠蓋雖死如生非徒門生昰慕之私

而已

河南參政王遵巖墓表

遵巖王先生既卒葬其婿會稽尹莊君杜求予表其墓思昔壬辰之年先生官吏部節操文學為時推目予方釋褐偶以文字相知見先生立志遠大不翕翕以相驩亦未嘗悻悻以相忤意必入賛邪經建不朽業乃一蹶二十餘年竟弗起邪先生諱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泉州晉江人也幼稟異質讀書日誦數千言輒了悟不煩師解年十四補弟

子郡守葛公見所試舉子業奇之曰兒異日當爲
天下士詎取科第已耶十七舉於鄉明年嘉靖丙
戌第進士疏乞歸娶二十赴銓授户部主事監兑
通州舊以覈糧額虧虛爲稱職多操一切先生惻
然曰運卒疲轉輸極矣不厚加優卹徒刻削爲耶
取宿猾故爲留滞者懲之不難貸一日視糧有以
浥爛告先生曰此船漏所致非彼罪也但不宜久
貯爾即給散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可以免
賠償者幾何人於是運卒相慶曰王大人活我其

曲悉人情類此差滿調禮部祠祭司時
天子崇祀典多始創無故牘可稽太宗伯命先生起草
獨推原禮意揆時折中雅稱
上旨辛卯鄉試廷議以京朝官主各省試事勅先生主
試嶺南善鑒別越歲壬辰所取士林大欽果廷對
魁天下尋轉主客員外郎會
詔取文學士充館職輔臣欲羅致先生使人喻意先生
固不往謁竟為所沮又因蜀人望改吏部考功員
外郎以塞之未幾陞驗封司郎中時少宰元厓霍

公輔與輔臣有宿憾每於衆中譽先生同列附輔臣指共擠之因先生疏論封典坐以變更成法謫判常州值江陰缺令撫按欲擬署篆疑先生必辭先生喜得親民事自效請檄以行延見耆老審所宜利者注措之即米鹽事不憚煩邑有高姓者怙勢侵牟鄉民習為奸市先生廉得其狀寘之獄併鉤摘諸不逞者並伏其辜邑用肅然未幾陞南京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尋轉山東僉事提督學校先生敦風教以身為標齋魯故事學官迓上官類

曉與堂前不以禮處迺諭之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是輕其教也令以士禮相見校士秉至公不徇舊案所識拔者多為時聞人踰年轉江西參議值

章聖梓宮由九江入楚下吏懼誤供給有棄職以逃者先生往董其事裁約以禮人不知疲繼陞河南參政屬歲大饑

天子遣戶部侍郎王公杲賑卹王公見先生發廩平糶有方活民數萬具以狀聞且薦其可大用會辛丑

大計吏治輔臣故猜先生又因延被在江西謁輔
臣先祠以眞交姿先生盖其意所屬也先生固辭
遂銜甚因考察諷銓部銓部重違其意而外憚公
論姑以不及擬調内批竟報罷士論共惜之先生
聞報無愠色以獲侍父母為樂父方渠公掄養衰
幾滅生事毋左右承歡雖貴且老不弛勞事兄如
其父撫二弟以家學劬劇弟惟中以所得取戊戌
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居家悄然閉戶取聖
學宗旨以自鏡晉以所得引誘後進易其耳目訓

詁之隨其所指皆虛徃實歸四方聞而興起者以不及門為歎凡觀風絃士者必式於其廬或大事刊金石并秋闈錄序必借重先生以其言足垂訓云予掌槃先生緫角束髮登朝抵掌談天下事謂事無不可為爲之無不如吾願視時諸著名者嶽嶽無所讓其諸著名者亦莫不前先生及發爲文詞亦因性資英邁吐藝林英華馳騁秦漢其朝上下而苛氣逸發變態百出不可繩律後經遷謫轉徙反究實踐豁然有悟本真渣滓盡融於是

造詣尤爲邃密制作之妙不爲綺靡語古雅醇深動關世教識者謂登歐曾之堂而入其室豈其然乎嗟夫天生俊乂爲世用也先生崛起閩中嶄然自見其才而不自滿足勇於求道卒底大成使假之重柄必能以求道者立功業而不安於卑近乃爲羯夷所抵猜無以竟其所蘊何哉昔人謂子厚寓柳州而文思日進是天假此以成其名也今先生雖坎軻於世而靜居見天真片言緒論流布於海內者足以感發後學以求自得而知俗套之不足

豈謂造物者得無意乎先生生於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七日辛於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一塟

都溝邊山之原先生所自卜也其世系見於太僕君墓誌銘茲不詳敘本其德行學術之大者表於其墓使世之人過此知秉道守正如先生雖遭罹讒構不及大用而天爲斯文起衰反弊以垂不朽者非人力所幾也彼怙勢竊權藐視一世者雖能擯抑先生而不能奪其不朽之聲名徒爲世憎斥豈無感慨也耶

陝西叅政李荊陽墓表

荊陽李公於嘉靖癸丑九月四日卒于家葬鈞州城北六盤山水傳大學士南渠李公誌其墓矣至是公弟少司空方村謂予忝同年以表請夫有善不揚非所以勸後矧同年之善忍使其泯湮無聞已耶公諱秉雲字子雨河南鈞州人也自少穎特不凡讀書日誦數千言十二能屬文爲弟子員每遇典學使者試輒高等嘉靖辛卯舉于鄉壬辰第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嘗奉敕內察督長蘆鹽課

類持風裁搜剔奸蠹審所利便者行之人多畏憚
不敢犯未久以憂去服闋補江西道值
九廟災公以災初發勢猶可力撲責在宿衛二三侍臣
上疏諸怠事者翊國勛在劾中日從
上前泣訴不平遂逮公下詔獄謫判太倉州公喜親民
事不忍劾他謫官爲養望態會守缺親州牒延者
老詢民所疾苦井井規畫不遺力吏書故善舞文
公每事檢識遇姦伏輒摘發莫敢弄手州有吏瘦
民肥書辦恒饑之謠舊牘海漕有坐盜五十家公

廉其情令里爲召之悉至竟以枉白得不死者百餘人後遷知蒲州值宗藩暴恣多蓄無賴為不法而祿糧又苦弗繼公嘆曰吾守斯土不能時其祿以厚之徒繩其下人是滋横也力徵逋負克給遂諸不法者寘之典於是宗藩懷戢州賴以寧時治狀聞于

朝籍甚平陽一郡士民爭欲徼公惠司銓者從人心推知郡事去之日父老遮道泣車至不能行公鍊吏事彊毅有執守公牘盈前不移時立判謂安民

在吏擇賢能奬勵之於耗亂不恪者不輒貸以故吏稱其官民皆樂業治行爲諸郡最擢章交薦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境多烽火公守代州日夜繕兵峙糗嚴條約慎邏諜虜竟不敢犯已又調霸州兵備值虜内侵公身擐甲胄冒矢石十餘日三河圍急率衆登城力抗及見避難者無依乃開門引納人給食飲城賴無虞全活不下數萬人尋擢陜西右叅政因驛傳困甚清理積弊民大蘇又御用毯服積猾鼠竊其間莫可究詰公加意節縮省費

不肯未幾以疾疏歸歸二月竟弗起距生正德丁
卯七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七李自七老生剛剛
生全全生公父延皆隱德不仕延始以公貴封文
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以少司空貴屢贈工部
右侍郎配周氏屢封恭人今贈太淑人公有弟六
人長即少司空諱登雲登乙未進士次凌雲登戊
戌進士湖廣按察司副使次拔雲例援金吾右衛
指揮僉事次望雲早卒次慶雲州學生燦雲國子
生娶劉氏封恭人生二子長芳舉人次蔚早卒女

四公性孝友崇儉約訓諸弟殖學立身無褻語及居官黜貴書恒以盈滿爲戒平生篤學問每於政事暇即讀書染翰不少輟所著有鳩鳴集藏乎家學宜稽

國朝有兄弟三人舉進士顯宦業如公門者不多睹雖慶澤流光鍾於世德而開闢啓鑰所以成之者公也公爲人高朗峻潔不與委儒降趨而所至豈弟宜民垂不朽利即其當大虜入寇之時奮義勤事委命不二心使天假之壽得出入秉鉞替謨詎

不嘗樹大勳德耶乃年未及艾而逝何畀之才而
遽奪之速乎然仕不負所學而友弟肖子有以大
其所施著于無窮雖不永年其垂裕則悠遠矣今
因表公之大者以告李氏萬世子孫使知公起家
之勳而不佚其休聞也歟

庠士黃三益合葬墓表

嗚呼是為三益黃君之墓君諱澥字世潔世居豐
城荷塘為官族入
國朝有諱仕璣者以子參政公琥先任臨洮府同知

贈知甘營長子諱暹號好古以經明行脩舉橿洒縣學訓導生恩號東巷是為君之祖父也東巷在邑庠以博學稱七試弗第見君性敏強記輒自慰曰吾命固然盍復搦尺寸之管與少俊競進取耶取經史子籍課君遍君日記數千言有聞君傳記者檢劉文安公策實併集學衍義試君君輒過誦不遺聲籍甚先尚書莒東巷許仲女兄歸之嘉靖癸未督學大倉王峰周公校吾邑秀艾補君邑子弟東巷知石源宋君瀕秋潭李君瑞芳遂經學命

講讀門下君嗜學不間寒暑以故遍覽百氏盡闚其英華每遇監司按試隱僻論題及策問古蹟衆多閣筆問君往往有賴其指示出處獲取前列者無不感服三十二年今中丞大[illegible]聯泉孫公以御史按試取高等大為所賞鑒竟坎軻場屋乃嘆曰世固未有基之而不見其搆播之而不見其獲者吾祖父明經累行所以創基啓播者非不力且厚也而予終無成非天地間罪人耶既乃退自檢點平生所行可質神明而不為天所成我罪伊何晚

年益務身心之學守祖業甘清淡非義事一毫不謝諸念及于歷銓司其兄南松君壽刺許州姪中溪君國用擢御史各貽書以古賢哲相勉無一字干以私家故貧侃侃自植不輒受却聞有假予名干謁有司者嚴詞訓責各愧沮居家事東菴及母張氏始終督孝道產業隨兄處分一毫不經涉處族隣以和終身未嘗失色有怙強衆凌孤弱者曉譬了了輒釋服以是人多其鯁直於嘉靖癸丑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距所生弘治乙丑八月十九

日年止四十有八配即予女兄自幼莊重寡言笑
勤紡績爲鄭夫人所篤愛既歸君朝夕勖奮志刻
礪且儆之曰若學不爲世間人不惟佚祖宗書香
且孫吾父之知矣君用是傳力於墳籍無家累姑
老疾臥床一十四年躬侍湯藥不離側年久無怠
容御下以慈莫不樂爲之用有使女路拾金首飾
一件懷歸即令男持往原處候失者還之人謂賢
淑有自謂不然哉生于弘治癸亥三月十六日終
嘉靖壬子八月二十五日先卒年五十生子三長

國經娶鄒氏繼娶梁氏次國儒娶蔡氏邑庠生李
國幹娶徐氏繼伯瀛孫男某某國經等於壬戌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卜葬劍池鄉十四都地名交陂灣巽
山乾向至是求予表其墓予惟好古孫并東蕃二
世崇經奮積行誼不顯發光融至君殖學潤身蔚
然負鴻漸之翼蕃而文兒又端靜不凡如鸞似鳳人
謂享遐福無疑也乃夫婦閉耀晦藏年僅如是豈
無惑於天道者哉語有之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予
固表而識之庶子孫聞而自振於明時益積善

之果不為不利也

貢士沈兩川墓表

浙之烏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歸沈氏沈有太守少溪公煒令吾豈以循良稱予爲諸生時相知最深及督浙學校湖州士彚由府學生塾與節甫由縣學生偕前列問之則知爲少溪兄鄉進士兩川公子若孫也嘉靖乙未節甫取進士特督學憲副田公汝成所撰兩川誌銘請予表於其墓予雅重節甫沉靜樸木而益信樹立爲有本也按誌

両川公姓沈諱端字光伯世為烏程人自八世祖諱德者由洪城遷馬要四傳至曾祖孝清翁濰歷祖樂愚翁金怡父空菴翁汝梁俱有隱德空菴配李氏生二子仲為少溪伯即公也自幼秀穎絕倫讀書一目了數行弱冠搜羅百家凡象緯纏度陰陽消息與畫險易鞱畧正變罔不稽研尤邃易學持以決事成敗多奇中為文不襲套語多攄自心匠其為庠弟子視同門嶽嶽無所讓諸督學蒞試輒前公父之同門相繼薦去公逡巡連不遇至正

德己卯始列薦書又屢抵禮闈嘉靖壬辰公年幾四十四以周易筮之遇家人之賁玩詳占辭遂絕仕進念有規公者曰君勤渠一生而長為中秘盍不負初心耶公曰嗟乎諺有之歲計决於春前世計定於壯年出處何常相時而已初心盍足泥乎遂築室淨几左右圖史日哦詠其中或屬意山水即秉興浩徃混跡漁樵中竟夕乃還暇則以所感激發為詩律古選類雅潔有瀟洒出塵之風晚攻史學欲以外紀前編遷固而下迨及宋元兼采雜

記其文繁補畧銘其體裁會爲一家業已草創至丁未正月十四日以疾終距所生弘治戊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得疾之日集諸子孫而言之曰吾將觀化矣吾命無飛祿惟力食可以少延吾之壯年勇轂者正謂此也數今且盡矣蓋公邃易學故命數亦旁通云公性孝友敦實踐空菴素剛毅嗃嗃稜察公事之柔聲婉容得其懽心毋李病消渴醫輒不效乃躬檢醫經考藥性訂方爲治毋病獲久延少溪出後於從文輿議謂不當受空菴產

公毅然曰均吾父之產也豈忍獨享悉推而與之置祭田供歲祀使族人之貧者得合食於餕餘父鄉隣煦以和睦腹中坦坦不畜鱗甲人有過亦輙戒飭不為婞阿態以是宗黨皆稱其高義云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至聖猶欲假年學易以求無過况於世之靡靡者乎其未第也掇拾前人套語以僥一捷及既得之則棄所有如弁髦然至白首衰耗而遂嗜不返以其未明乎易道也公以宿學薦于鄉使必需歲月

可取高第卽不第亦不失爲良守令而崇顯可俟乃壯年嘉遁若蟬飲露而脫焉豈以聲利爲塵累故逖之耶其於消息盈虛之機進退存亡之道必超然解悟有非衆人所能識者使爲士而識此則必績學俟時不竊古以規進使居官而識此則必殫忠共職不媚勢以貪榮而人才風俗不因悟易可以無過也哉公墓在熟字圖之原其世譜履歷則誌已詳獨其深明易道知幾以時而三子伯塾仲墅季堅俱能以所學俟用長孫節甫已壽年取

進士諸孫育于國學郡學者如蘭斯烝謂天佑善人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者非耶因特書表之以志予之所感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董晴谿墓表

嘉靖丙辰三月二十三日侍御晴谿董君卒年六十至今癸亥有弟韓琫者舉耤雲南按察司經歷將之官君于巖山持狀求予表其墓予與君同登壬辰榜進士追惟丁先母鄭夫人憂苦次山居宗與聞外事君以御史按吾江右清理戎伍志在振

紀綱彈折奸慝不避強禦初按二府訪官吏有
侵牟為奸及耗亂不職者輒寘之法褫職譴斥不
少貸以故闔省大震自知難倖免者不俟按臨輒
先引去時士民畏君風稜峻截不敢仰視乃君獨
敦禮先尚書如子姪然先尚書謝不敢再謁君謂
曰今郎峻義軫不落塵趨今見老伯若此蓋得於
家教多矣雖日相見何妨未幾君以母憂歸予亦
起復補甯國府推官因有公事於徽取道訪君故
里君痛悼在疚未及詳時事惟云在江西以剛直

怜要人令禍延老母寧復有結綬念耶匆匆辭別

嗚呼言猶在耳詎意遂成長辭竟作古中人耶君

諱珆字子純晴谿其號先世居江西德興有諱千

八者徙居宣州涇縣陳村至十七世祖念五敢居

中村生仲原仲原生執中執中生元亮元亮有二

子伯志善仲志道俱以尚粟三千石膺荒有司上

其事

旌表其門曰尚義志道生子八人三諱綱任僉憲四

諱傑號玉城由進士歷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即君之大父也吾城生鍵鍵慷慨尚義見重鄉
人娶　氏生君君自少英邁不逐兒童群戲喜讀
書為文輒立就有驚人語吾城公甚奇之曰是兒
必能振拔自樹者吾未竟之志其有待乎年十七
督學莆田黃公如金按試補邑庠弟子員甫二月
失怙哀毀瘠甚事寡母竭盡子道百方承順惟恐
少拂其意時二弟曙方十二歲璟方九歲君躬自
教迪各底于成家值剝落屢遭族人構訟內變橫
生君處以退讓貲產被侵奪者悉置之不較乙酉

領應天鄉薦爲起春官瑞第入大學爲大司成增城
湛公必司成常熟陳公所器重掄爲會長督諸生
學業多所觀法壬辰舉進士除知浙之海鹽人謂
地雄民囂訟善持吏短長倅難就理公嘆曰嗟哉
夫民猶子也以父母之心子之有不親若父母而
服其教訓者乎至則知虛糧繇系重困追禁者逮二
代乃覈田追稅貧民得甦者數千家海塘被水衝
塌長三十餘里每遇潮漲踰塘嘉湖蘇松數府並
爲巨浸君曰是可已哉已則撫民矣節財裁浮費積

罰贖殫力築隄至今為百世利性嚴明善斷情偽
徵賕有名覓錮滯幽獄者數十人片詞廉訊悉得
其情而釋之一縣稱為神明閱三載廢墜振舉不
入義外一錢撫按交章薦之徵擢河南道監察御
史在臺中正色立朝不為婾阿態御史大夫淦川
王公東塘毛公俱嘉其有氣節後差江西巡察蓋
假君以重君竟以剛直為要人所忌及母喪服闋
大守鳳岡曹君邁促君北上君辭曰大夫立朝當
明目張膽以報國恩而但萎腰咋舌與世浮湛豈

御史體耶吾其已矣乃構一亭於宅畔曰樂善又
於宅後立亭曰志我軒旁植松竹中列花卉朝夕
與居服則集子姓課藝續學以紹五城公遺訓足
跡不履城市於是士大夫更賢君養晦之有道云
配左氏卒於京師妾倪氏李氏子二曰紹繡娶翟
氏太學生次紹綍娶章氏俱再卒倪出女二一適令
太常博士鄭君欽親弟鈺李出孫一曰永祐君居
官卓卓以剛直聞在林下一十八年處兄弟宗族
雍睦無間言因二妹一適渣湖蕭煥美一適蕭少

系男儲夫俱早年寡居守節尤切卹念臨終以不及請旌為恨嗚呼若君者可不謂孝友天植哉予獨於君出處之際蓋不能不於世道而有感也昔唐相姚崇表齊澣為監察御史澣彈劾違犯先風教當時以為稱職君慕古人風烈侃侃無所避卻乃詆為深刻而淵淪以沒不獲遇賢相雲升展其彈劾之志非命也哉予故摭其大者章之墓道使覽者式之益信剛直之未為失體也

鏢塍堂摘稿卷之十五終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六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行狀一

大宗伯歐陽文莊行狀

公姓歐陽氏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上世由長沙唐刺史諱琮官吉州子孫始家於吉後自廬陵永和徙萬安常溪又自常溪徙泰和蜀江五世祖諱琳有文武才國初為統領從大將取贛州歸不願仕高祖永清膺聘除淶水訓導靖難師起棄官還南

上言大計不報

文皇御極追論不能效順謫戍興州右屯衛曾祖諱潆號百歲翁潆生時勉時勉生庸號巖翁是為公之大父父也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巖溪娶蕭氏累封太淑人初蕭淑人有娠夢居巷中有巨蟒長與巷竟已而驚寤及誕夕巖溪夢長髯客引青衿子百數輩造門欵迓成禮曰是皆公兒輩也人以為奇兆云及公生神頴英拔讀書一目數行下輙誦記不忘七歲游九曲

溪見老嫗浣衣盤石上爲水衝去覓善泳者求之不
得姑徐以長繩繫衣仍浣其處隨水去近即掣之
前失衣與後衣遂結連而止衆驚異其不凡九歲
以奇童聞縣君廷致邑庭見公禮度閑雅如成人
以遠大期之十三補弟子員爲舉子文自出機軸
恥蹈時瘦習嘗曰作文貴寫出題意有如傳神使
形貌具而精神亡終不類也會登同李公督學試
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力振大雅以舉業中興者耶
列高等呼置左右論文名動一時二十一舉丙子

鄉薦自以學未大成不赴春試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條舊所學質之遂執弟子禮陽明見公負英氣謙以讓因扁謙齋自勵時貧甚饘粥朝夕有人所甚不堪者而專思力踐毅然自任以道不辭也陽明期托甚重凡四方稟學者必令就正於公會陽明平逆濠去虔公復不赴春試退居山中日與來學者切劘聖賢要旨足跡不履城郭壬午令上蒞極政令維新始出赴試過縣辭尹尹謂曰聞先生素貧而某官此數載未得一刺他日所造非某

輩所能窺也公曰非敢為名高守古人非公事不
至之義耳及道浙值陽明憂居欲留卒業陽明不
可乃偕水洲魏君黃岡北上明年癸未同第進士
共賃一馬更僕出入退即會友講習極所為事業
恬於心酒食徵逐不與也未幾授知六安州州有
衛衛帥踵舊習驕蹇又有鄉士大夫性難近或語公
公曰吾患不能立政澤民而暇與人爭閑氣妨民
事耶並不與較未逾月俾公方正惴惴焉守禮惟
謹公初至州值歲大饑州廩空竭乃捐俸歲之半

以倡僚佐復下檄勸借於民銀自一錢以上至兩計者十而止米若穀自斗以上至石計者亦十而止願應令者聽自署多寡於籍揀富者司收貯又恐嚴於審覈則饑民不待賑而死矣乃率僚屬師生分詣城中四門及各鄉公所設粥場多張示諭令饑民赴限就附近公所報名先期置方票次第印鈐之以號每場給若干紙約來報者即為填註里甲戶名饑口多寡仍別為籍次第如票記之即留粥場日類票赴廩支米給粥每一次令就食者

十人爲甲百人並之總各領旗號循列有序也坐
一處以待給食裁起立者即辭其盂給不得食於
混衆無敢譁食得均足凡三月全活數萬人會
朝廷發帑給賑乃省不能治耕者請於上官各給種
牛錢使得復業尋大疫復處給湯藥督醫徧視民
多賴此不夭時元山席公捧
勑賑濟嘉慶公方畀以狀聞于朝公因連歲荒歉大興水
利而遵化鄉有草場壇者舊灌田千餘畝歲久浸
廢及令民修築其强有力者欲多築而私之遂相

爭訟公爲躬視召父老驗田券計畝多寡分土築壩量遠近上下分日取水皆欣欣稱便先是里甲苦公私供應乃免其身役爲會終歲經費之數每里約出銀若干貯之官每季月四分徵二選義民主其出納私費無得預以月終季終親爲閱算酌盈濟虛不爲民厲驛傳夫免役銀舊僉兌頭沿鄉徵之鄉夲不勝累輒去匿兌頭至破產代輸公令民各赴官自納兌頭第司貯籍數足即轉輸于府而宿弊遂革州養馬兌馬每年視騾馬費重每歲

徵銀本色折色輕重不齊户買爲輸官各獨任之遇有損賠則利害兀懸乃累糧畝令五户爲一樁養兒一騍四歲徵銀總本折草料率二十四兩通計所納給領買解或有賠償五户共之輕而易輸稅糧舊扔五則每石重者一兩輕者六錢四錢人多避重就輕猾緣爲奸乃令户皆以五則徵之糧無多寡即石斗以上派納惟均民除守至今公錢出入舊各有兩簿一存私一候勘公捐私簿出入各置簿一自一錢一帛以上無不登記或難之公曰

使費出于公即上官獨無人情乎如其詭數售欺何以令下况置公錢簿則欲自員分毫不可得此於自防閑亦甚有益非止稽檢吏胥也應得薪俸亦置簿如公錢吏司出納凡私費私餽取辦於此或詰為矯公曰吾寒儒素無一錢之儲内人驟見俸入動于數金恐侈心支費吾節縮贏餘將以奉親也俗雜軍民嚚于俗為立號簿凡告詞准聽者令民一詞即投二紙一鈐號存公案一判付追呼者或情輕即付原告令與犯者俱來如其忿釋者

聽而訟曰以簡焉境西界荆梁二省宄徒負險爲
盜不可跡捕有龔萬倉者奏楊道榮百數事下府
鞫經年不能結公揭示于衢諭令自投未幾羣宄
聽命一切待以寬法冬輸誠而決自是境内不聞
吠聲暇則進諸生赴講下解説經義復撤淫祀改
建龍津書院以伊川子端中死事于六谿祀端中
而推祀二程以示向往羣學者講習其中增修社
學令社師訓童子習冠婚鄉射之禮時過勸督之
又因臯陶昔封于六祠久湮并名宦鄉賢二祠無

址俱廢地修建崇祀久之政教大行監司牒核諸州縣事蹤跡徧江北所至不忍效俗吏操苛切責能務存體恕時監司欲置一人重法公不可再駁卒如前擬雖忤上不恤也後部使者過之不復止曰有賢守在民亦不復上訟丁亥擢副刑曹會大臣以翰林缺人薦公文行兼長遂與宛洛韓公爾州張公乂菴黃公同升改公編脩至則閉門讀書不隨俗刺候見山桂公呀之公曰辱公知愛豈敢自外但無所質請唯唯而進諾諾而退覺頹惰耳

見山公益郊祀重值纂脩

大明會典分館編摩獨稱詳核後議郊祀倡議者約為
巳助公曰吾未信於心不敢苟同乃上稽二祖創
守之意稜據周禮參酌時宜上之大意謂古不可
悖亦不可泥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
費不貲惟益脩勤民之政上克當于天心深致舉
巖之戒下不傷于民財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
丘可也於屋亦可也無巳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
而日月等天神各為壇以從攺山川壇以祀地而

山川等地祇各為壇以從庶古禮不悖而
祖制亦不廢矣禮部采取公議上不果用識者是之辛
卯秋薛中離草疏欲迎
親王建府京師代執喪勞太常卿彭仁卿見其疏欲
以此傾桂洲夏公誘中離上之賴
聖明燭彭奸而公與首俱為彭誣引繫詔獄三日乃得
釋先是疏上之日中離夜過言其事公驚而責之
曰
主上春秋鼎盛螽斯麟趾之慶未艾臣子忍有他言且

古人父子間猶稱善處萬一

親王不善體上意致孝慈不終如國體何公一身危禍未論也事不果行即大幸矣且彭仁卿既稱出君相意何不自為之乃以首功讓公耶此其意將無借公為他人餌乎中離始大悔而別及廷鞫或薄詰是多所語公但云語甚多大要以為不可遂不具陳後有問者公曰吾當時若詳述徒重

上怒且為友之道亦不盡矣衆咸服公當患難時從容有條如此壬辰推南京國子司業舊規諸生月課

專送司業批改公令輪日造館下講課畿甸秀艾聞其風者多集乃度舍隙圍為講亭日進來學者同六館士講業於亭諸生顒顒嚮風時號舍多圮士至栖止無所移文工部修理之僅足內號而外號不能修令諸生各量力分認修葺居之驗費籍記滿去則量減原價判續到者承貼以為定額又監差勞逸不等請托求逸者無虛日乃分其事為四等求極閒者必先認極勞事其認次勞者即得次閒而請托遂息先是六堂官教尼不行諸生但

遇升堂一揖而去至有堂官不識面者令諸生日以課呈本堂師講論然後質於公公爻進諸堂官與之論所以脩己教人者由是堂官咸知刻厲而職守不廢在監三年僚長凡三易曲盡事長之禮不市恩推怨而僚長亦服其有道諸生有貧病者量為周恤甚或親視醫藥願就職者亦苛留其親老願歸省者遣之蓋恩義兼盡如此乙未還南尚寶卿公揆時不合連疏請告不允戊戌擢太僕寺少卿公具疏送親還鄉有終焉之志當道亮之尋

改南京鴻臚寺卿公奉巖溪翁命遂抵任逾年翁
卒于官邸奉柩還家壬寅服闋以蕭淑人年逾八
十不忍暫離留家侍養與雙江聶公東廓鄒公念
菴羅公上下青原玄壇梅坡諸處講明所學要以
不欺獨知爲本自是海内學者尊信益衆丙午冬
公用薦起復爲南京鴻臚卿以母老欲乞終養蕭
淑人不許乃奉蕭淑人以行尋擢南京太常寺卿
己酉國子祭酒缺改太常卿掌祭酒事復奉蕭淑
人入京既至病習汨没帖括套語引之于道園而

聽者如渴得飲以去未匝月擢禮部左侍郎卽受
上知眷春秋祈報數遣祭宮廟
孝烈后發引特遣永陵監禮尋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
詹事府事
命教庶吉士公曰是皆儲養以待他日大用者可無令
務學敦本而徒以文藝爲也每程課之暇令聚坐
一堂體究身心之學諸君後分曹任職咸能服公
之教光明于時纂脩
大明會典充副總裁官協心研究博稽謹書裁訂體例

綱舉目張而一代之制煥然不磨

上崇奉先聖先賢於永明後殿後移復文華殿前後遣

代拜者數焉庚戌春與龍湖張公同

命主考會試懲近來業文者矜奇衒異不根經訓故所

取多崇雅實得人為多既蕭淑人卒于京值暑月

扶柩南還哀毀骨立得痰火疾至辛亥春合葬於

巖溪翁兆廬墓側督工封培為之廢食歲逐忌日

悲泣不自勝于是痰疾益增于舊壬子春

上特召公代少湖徐公為大宗伯令終制赴

闕留涉湖公暫視部篆以待公聞命感激益切曰吾二
親切被
寵榮已過涯分今復儕許終制所謂使臣以禮臣子捐
身未足為報矣既禫除遂促裝陛馳趨謝
闕下諭月遂召入直
上有諭或稱大宗伯或稱秩宗而不名蓋殊恩也初公
至果咸以國本為重會
二王選婚公具疏稱
太祖皇帝以父皇婚子就禁中成禮

孝宗皇帝以兄皇婚弟乃出府成婚乞從
祖制成婚禁中旣而同輔臣奏
密諭未得
俞命遂疏醮戒命詞有承宗承家之文請賜裁定
上察知公意看吉擇吉用立分別成婚及疏上復奏
密諭乃疏請二府職官亦參照異議又請立
二王應行禮儀并請務學親講讀書及請賀
萬壽節人皆服其忠悃遠識云癸丑冬具疏請建立示
僚佐未及上會元相介溪嚴公疏請不允復申論

五臣戒勿再瀆言甚決公乃止

康妃杜氏薨公謂妃誕育

裕王當加厚乃援照

憲廟淑妃紀氏例以上請不允及奉

諭議服制且令酌

賢妃鄭氏例於是再增上請然仍從厚由後又請為

特建墳園以別諸妃示優崇

上皆允行時

宗室蕃衍往往悖違

祖訓冒犯無忌公曰祖宗約束宗人有成憲要以保全
親親之恩今玩法若此後且柰何舊例越關奏事
者部遣使護還撫按覈報所奏果誣罔然後革罰
送還高牆而往返所經護使輙導之為惡和同牟
利以為得計公乃請但越關者為考驗所奏先降
為庶人示以罪譴部使不復遠出所至之境府倅
交通約束無容肆擾於民蓋自是無所得利而罪
不必貸犯禁者漸寡公又慮高墻生齒日蕃而置
無已恐聚人太多可虞且鳳陽供應告累又凡發

一人中使自京銜命取押往復騷擾乃因靖江王
越關當置高墻者議上勿遣請即於其國擇寬隙
地立閑宅一區多為院舍繚以棘垣嚴為扃鑰凡
有罪者置之防守供應畧倣高墻之例使不得恣
雩拜令天下有王府州郡徹行示戒庶預寢其邪
行焉

奏府有中尉女請封號者公曰
祖訓郡王孫男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而孫女則縣
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五十以下即無世授之文

蓋男女厚薄恩當殺別今觀郡王之女祿視曾孫其玄孫女僅比六世孫而二祖時親王祿米俱不全給天派日衍稅糧有限

祖宗固有深意况將軍中尉增封日多民間稅額不加於舊重以兵荒連歲即當給者且擴時無措顧欲於

祖制所略者隆其恩澤乎且自六世以下將無限制矣以不足之人應無窮之需識者既為目前深憂如他日何稽制度時來見其可乃請斷自五世以下

授宗女宗壻名號止給冠服婚資聽其自便以治
生業才可應舉者亦所不禁
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承襲又
祖制郡王絕嗣者止許宗支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崇陽
子比他
郡王例奏乞襲祖爵公曰此一王封則天下當封者
多矣非政令且祿視將軍倍多民亦不堪令
郡王之得繼絕者三人皆分封別城將軍爵同不能
相轄事體不得不然而同城有

親王約束者即不須復繼乃疏

請申明禁止庶人口糧計口分給其多者視中尉反或倍之由是輕罪犯而擅婚花生者雖禁之不止公曰此例糧多寡為酌定庶人糧額視中尉三之二而擅婚花生傳生者以次遞減又限妾媵酌其子女多寡三子以上者各減其父之半給之世數遞遷全給減半各視其父以為定則凡諸疏上皆允行而識時達權有天下陰受其利而不見其迹者

初宸濠謀逆國除當時守臣謂府事宜權賢管理

屬之弋陽王及王薨而樂安建安二王爭欲得之
三府諸宗儀攻訐奏擾或倡危言幾釀成大禍公
曰凡稱國除則無復有府矣而何得行府事之
名今稱管理府事則是名為郡王而有
親王之實於義大不可又三郡王不相下以故必爭
乃疏請三王各治其府諸郡王府以罪除者將軍
以下各從親疎分聽三府約束而爭者帖然頃歲
倭夷之擾公甚憂之曰借兵選將此目前急務可
令忽混貸為後日疽根耶會有言詔朝鮮王移責

日本答我殘入寇之徒者公執不可曰倭奴誠可罪然間入寇者大半中國民今內治不嚴而徒責外順彼將有辭且詔安知必達達矣豈能必其欽畏徒損國威耳況

祖宗時禁外夷交通奈何導之通耶事遂寢甲寅春三月公在直夙夜焦勞爲寒暑所中疾日棘既汗之

三日

上遣中使齎賜問疾公從叔子紹慶爲草謝曰

主上待我以殊禮若何可報壽病焉不起語不及私訃

聞
上用震悼命所司議恤典既數日猶手諭嚴公問病故
狀盖深惜之云公生於弘治丙辰五月初二日享
年五十有九娶康氏累封淑人子四人餘慶蔭國
子生紹慶中江西壬子鄉試第二有成懷雲殤女
二人俱殤側室蕭氏子一衍慶殤女一許聘嘉貞
太守郭平川公次子孫男繼曾宗曾曾殤宗符宗輸
宗發宗輸娶今大理寺丞鶴山張公女孫女三公
襟懷磊落爽愷學務躬行不慕高虛溺詁訓在南

雍巖溪翁逍遙養性樂蹤散公以歲時挈親友侍翁遊騰鶴鳴鳳臺諸勝甚懽適翁念伯兄諸孫艱厄公竭力為婚娶量才給資使有所業後數歲翁念叔子及其二孫久未見乃捐俸二百金為叔子援例入監因令携家來侍以悅翁意臨子弟姪見者必正衣冠涖之對妻室亦未始有狎容僮男女必使業耕織各以事振不敢坐食帥子姪以敦睦有為不義者不面加詬斥務發其恥心婉述古今事美惡致規聞者漸沮與人接談絕無崖岸即田夫

賈客皆得親炙知納于善居近有浩溪驛村中貧者咸倚驛役為生計已而驛并於縣村民惆悵失業公乃因村處之各無失所會歲饑乃議置社倉捐銀買穀散賑令来歲收獲時酌貧饒取償或止令償本或薄入其息或遂給之不責歲以為常擇二人為社正每姓各擇一人為社副以悉知其家之困乏者穀償則徵實明入籍其數歲稔則度才領糴取息以備来歲至是一方有賴無瘐死者病薄俗慾為陵暴乃集里井為條教約束之大要正

名分崇禮讓戒鬪狠息爭訟守本業杜侵奪其敦
行禮義者雖貧下必加獎異待使知所趨又爲立保
伍法中守望相助之意後邑中饑盜羣起而浩溪
村獨無夜呼者性尚儉約自命服外紈綺罕御一
切珍玩無所藏臨江築樓數間其旁各居魚鹽藥
餌諸器物工賈以待來學者嘗曰子弟使常覩賢
士大夫而青衣不至其門即可訓不須與蘭俱化
矣平生謙虛取善見腑肝及爲正卿於部政悉與
僚屬商榷無所隱事有當行不復留難法所不可

即請託不爲移明政達變善藏其用雖倥傯塡委沛然應之各中理亮志存經濟爲天下遠圖宜禁内與二三元老協恭一德期致太平而夙夜靡懈至斃而後已嘗應制有敬天監疏瑞應疏靈臺詩昭格賦内訓解諸作皆寓獻納之意而翁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言非正不發其本諸性情措之事業皆爲實學所著述有若干卷藏于家餘慶等扶柩南還將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屬某狀行用求當代文章宗公銘潛德於

幽宮彰世代于神道某辱公門生不能窺公萬一
謾撫大都于右以備采擇

前大宰熊北原行狀

公諱浹字苑之號北原姓熊氏南昌東壇人曾祖
秉治以善聞祖那敎學行弘治中有司應
詔舉遺逸弗就鄉人稱爲徵逸先生父從由府椽授湖
江壽昌縣丞陞判安吉州事所至有惠政俱以公
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姚氏
祖妣萬氏俱贈一品夫人妣萬氏累封至一品夫

人公少力于學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第甲戌
二甲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陞刑科都給事中凡
八年毅然有捄時意己卯織人導
武宗南狩公首倡朝臣伏諍不輒回畏先是江西宸濠
蓄逆謀巡撫孫忠烈七疏其事皆為奸黨隔匿公
與御史熊公蘭蕭公淮等密計發之濠懼情露速
反于平就擒由公早伐凶萌以致羽翼未就而殄滅
若是其亟云續奉
勅查盤四川錢糧竭精檢刷不落吏胥手時有松藩總

兵其恃勢牟擅其下賦以萬計公廉實劾聞寘以

法壬午

今上入繼大統討求推尊大典朝論多以宋濮王故事

為言公在蜀聞之抗疏謂

今上以弟繼兄而非以子繼父比之英宗親為仁宗之

子者固大不侔而

興獻比之濮王不復為英宗之考者亦為有間反復以

倫理辨之與時議異尋出為河南右參議至則恤

痍撫亡禁刁訟毋令滋偽屬邑有巨盜為亂授衛

帥除之閩部肅然會父憂去官丁亥

欽取纂脩明倫大典懇乞終制不允服闋始就道至中

途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明年陞本院

右副都御史未幾大典成陞左副都御史

恩封三代已丑陞右都御史掌院事風釆凜凜臨義不

可奪值考察天下官員有陰受要人旨欲詆黜一

二快私忿者公力爭不可善類因以保全者衆七

月泉厰奏緝張鑄人命事奉

旨下三法司會訊衆多依違公獨奮筆曰吾為法官殺

人媢入邪為也白其枉以聞既忤中貴意而執政
有藏嫉者擠之遂得
旨閑住己亥起陞南京禮部尚書巡撫江西都御史克
齋王公疏乞表章句容朱家巷
旨下禮部行南部查勘公以日久跡湮據實題覆其議
識者是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例核
軍政秉公去留無敢以私撓者上河龍灣淺船餘
丁舊沿幇甲累甚苦之奏減甦其半諸凡地方利
病次第罷行留都倚以為重癸卯召為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初各道題差額求私徑公曰綱紀之地將糾官邪乃先自枉耶題差各稱其才人亦服公之公直適報虜警有巡關者托疾俟常城公令首領刻限催責出巡各省有一二巡按御史擅威福操一切貽書捎摘衆用悚惕凡大小官民赴闕訴情審有枉抑急為移諭若出勢屬者一無所從甲辰改吏部尚書前後升敘流品同少宰兩洲王公少湖徐公及司屬議協乃注不憑臆決會例考京官卑稽行檢於素干清議者即黜之或

一二直道被仇構誣務要白乃已每註選缺或不
相宜必語所司曰地遠且惡得無虧此官乎更易
其地不以為煩至於孤寒孑立之士務奬拔之惟
恐墮落為
聖世累南北直隸多內臺中差各欲擅熱柄炫威名每
歲周刺屬吏索瑕疵求塞數往往有負枉以去者
公題
請只於專職所屬論列不許濫及著為令自是州縣官
各有所恃以不恐入部纔數月蒙諭閣輔臣每月

翌日朝見
東宮又屢襚
命遣往
帝王及先師孔子等廟
帝社稷等壇行香代祭俱出
殊眷乙巳六年考滿加太子太保
廟工成又推
恩封贈四代尋以母萬夫人年九十乞終養蒙溫旨勉
留仍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尤為曠典云公感遭遇之隆殫忠
圖報於事關國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八月以
疏斥箕仙之妄忤
旨戴罪視事至十一月乞休蒙遣官校解發原籍為民
居田野八九年足跡不入府城每見邸報知時事
災異輙憂形於色甲寅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
距所生成化戊戌年四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配
劉氏累封至一品夫人四男云云之原予家食時
聞公事信義挺挺有節操訓子若孫必以孝悌為

先見威里置倉賑恤如溺及有挾勢凌轢鄉人者
嚴辭峻戒甚或直言於有司必令寠弱得所已嘆
公嗜善之篤及叨銓司見公虛心取善若已有之
或用人爲一二所欺聞僚友讜言即悔改甚至禮
以往言激怒尋怡然釋謝且奬之曰今後務以道
相規無以某怒曲從其忠厚正直類此政服手不
釋卷尤篤信程氏遺書每諭後進不可不熟玩則
公之臨大事決大疑確有根底謂不本於此哉某
惟前輩勳德賴門生故吏闡揚之不致湮沒公言

行者菽粟布帛皆濟實用其立朝大節及居身盛

美未易殫述謹掇其槩以俟秉公者采擇云

鍾墟堂摘稿卷之十六終